

当前道德理论上的

困惑

与

探索

周原冰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原冰著

当前道德理论上的

困惑与探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前道德理论上的困惑与探索

周原冰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江苏省句容排印厂排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宜兴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5 字数：110千字

1991年1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本

ISBN7-5617-0660-X/B·038 定价：2.25元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恩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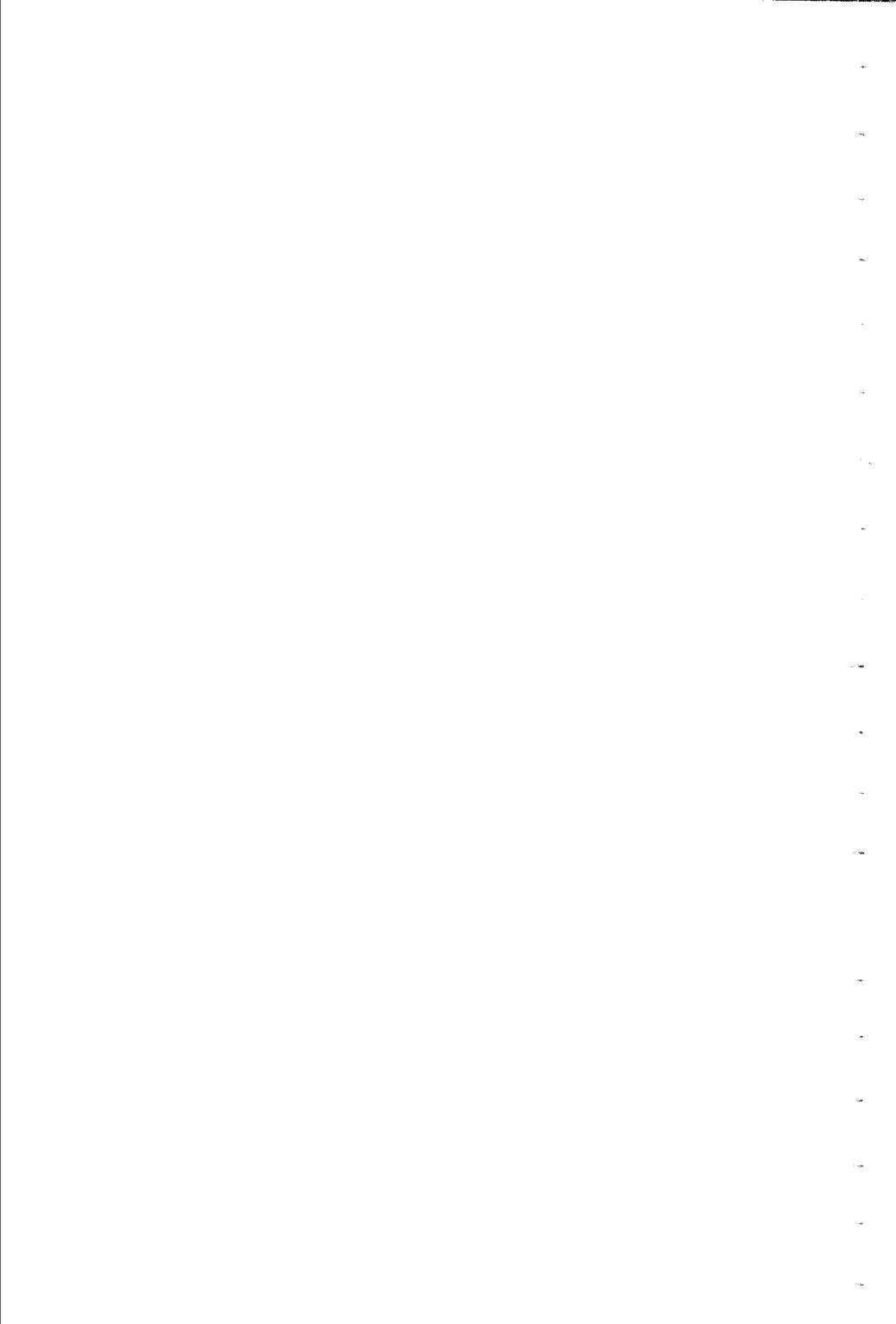
目 录

论当前道德理论上的三大困惑	1
前言	3
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怎样看待共产主义道德.....	8
破除不把共产主义道德看作贯穿共产主义运动始终的完整体系的误解(8) 解除两个形而上学思想疙瘩(13) 共产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16) 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体系的发展(19)	
二、在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当怎样看待道德和道德的作用.....	25
关于经济道德化和道德商品化(25) 商品经济与道德发展(29)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发展商品经济中的道德区别(34)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前提(40)	
三、在发挥主体能动性要求下，当怎样看待集体主义原则.....	43
道德的主体究竟是谁(43)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对立的症结何在(47) 个人主义原则下个人的价值、尊严和利益的真正本质在哪里(52)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集体主义的特殊意义(58)	
结束语——困惑的由来和我们的任务	65

商品经济与“向钱看”口号.....	75
论道德的超前性和现实性.....	85
论职业道德的特殊性和统一性.....	97
短论一束.....	105

两极相通(107) 释大公无私(111) 新旧辨(116)
患意识与国粹叫卖(118) 谦心慈手软(120) 提口号应当注意
科学性(123) “代沟”辨(126) 义利统一论(127) 要谨防重
走的是两条老路(129) “心有余悸论”反思(131) 人为地搞学
派无异于搞宗派(133)

论当前道德理论上的三大困惑



前　　言

社会道德风向，历来是社会兴衰的寒暑表；一定的道德理论，又从来都影响着一定的社会道德风气。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历来正直的愿意促进社会进步的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无不对社会道德风气的倾向，给予极大的关注；也无不重视一定的道德理论对于社会道德风向的导向作用。同时，在社会政治活动的历史长河中，无论革命或反革命，同样总是要以一定的道德作为它们的精神支柱，又总是要以宣传和散布一定的道德理论作为其行动的舆论先导。

1989年四月到六月在我国发生的事件，为什么会从学潮发展到动乱，再从动乱发展到北京的反革命暴乱？当然有其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当长的时期以来，我们实际上放松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而肩负党和国家领导重责的赵紫阳同志，更背离党的路线和中央的正确决定，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采取了放任、纵容的态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国之本，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就是要毁掉我们的这个立国之本。要毁掉这个立国之本，首先就要把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道德风气搞乱。这是因为：社会道德风气搞乱了，就意味着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对于人们行为的评价，失去了共同的起码的标准；也就意味着丧失了一个能够凝聚全民积极性和创造力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支柱的丧失，就必然造成是非不明，人心散乱。事实证明，在赵紫阳同志的

放任、纵容下，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些年来紧锣密鼓声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体系，总是首当其冲；而一些青年学生便成为这种自由化思潮的受害者，青年人高尚的爱国热情被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所强奸，终于使大批青年为少数野心家所愚弄。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国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社会搞乱，使我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粉碎“四人帮”以后，“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但是他们的流毒在某些范围内还不能低估”。在1979年3月，他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破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然而，这些年来，正是在赵紫阳同志一系列“淡化”政治思想工作，“淡化”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遭到批驳的资产阶级理论，特别是其集中反映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道德理论，居然在一个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国家，被当作奇珍异宝似的“新观点”到处兜售，而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及其方法论，却反而被当作“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封闭的”东西，横加指责，任意亵渎。舆论阵地在很大程度上失控了，从而，上述这种奇怪的现象，竟然在事实上形成了“一家独鸣”的局面，不容马克思主义者与之争鸣。于是，一时间，“向钱看”、“个人主义万岁”、“道德不能干预经济”、“大公无私有害”等等的呼喊，甚嚣尘上；而“腐败难免论”、“不惜以牺牲道德为代价来换取繁荣”以及“对中国传统要立足于批判、对西方文化要立足于引进”的叫嚣，笼罩大地。所有这些，就不只是啃噬着许多天真烂漫的青年的心灵，而且，积非成是，搞乱了社会上正常的判断道德是非和政治是非的起码标准，以致正气得不到伸张，邪气反而张牙舞爪。这就不能不使所有神经正

常、真正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心存疑虑、忧虑、焦虑。

当然，社会道德风气的趋向，并不单纯是道德理论上的困惑所引起的。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任何方面的发展变化，都是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和许多非决定作用的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道德理论上的混乱，必然会导致人们在道德实践上迷失方向，应当是无可置疑的。道德和道德理论上的问题，当然并不能等同于政治上的问题，道德和道德理论问题基本上是属于思想觉悟和教育引导的问题。但是，道德和政治从来是密切相联的。任何一种道德体系都是一定政治要求的直接和间接的反映，而当其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时，它就不能不扩展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行动，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生活，这时的道德问题，就不能不同时又是一种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加强人民之间思想上的凝聚力，从而巩固社会的安定团结局面、释放出社会主义本应具有的优越性来说，及时地力求科学地有说服力地澄清道德理论上的困惑，端正社会的道德风气，便是十分必要的。

这些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也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我们许多同志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理解过于简单，从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形势和我们大力进行改革开放的特殊条件下，人们自然就不免在道德理论上产生了许多困惑，这许多困惑都需要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进一步地探索以求澄清。可以预言：当这些困惑得到有说服力的进一步澄清之时，也必将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得以进一步发展之日。

我认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比较普遍的而又最具根本性的道德理论上的困惑，主要有三，这就是：

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怎样看待共产主义道德？亦即：从1980年就有人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宣传和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是不是一种“左”倾思想？社会主义道德是不是独立于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之外，它和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道德现状是不是

同义语？

二、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应当怎样看待道德和道德的作用？亦即：发展商品经济，是不是注定要与道德的发展相背离？是不是发展商品经济必须以牺牲道德为代价，是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道德建设也必须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道德表现为模式？是不是经济的发展只能服从经济规律，不容道德的干预？

三、在发挥主体能动性的要求下，应当怎样来看待集体主义原则？亦即：究竟谁是道德的主体，是不是只有个人才是主体，而社会和集体应该被排除在道德主体之外？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对立的症结何在？是不是集体主义同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和利益不能相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倡和坚持集体主义原则，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等等。

我以为，如果能对这三大困惑进行解剖，作出比较合乎科学的解决，就至少可以使我们有了比较一致的语言，其他一些次要的困惑问题，将会比较容易地求得解决，我们也就比较顺利地去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深层问题了。

从去年八、九月份开始，我就开始在对这三大困惑进行分析，先后依次地写过三篇文章。第一篇《在现阶段当怎样看待共产主义道德》，发表于1988年《哲学研究》第12期；第二篇《在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当怎样看待道德》，发表于1989年《江淮论坛》第2期；第三篇《发挥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与集体主义原则》，发表于1989年《道德与文明》第四期（《新华文摘》同年第10期作了转载）。由于当时的条件和限于刊物发表的篇幅，乃至言不尽意。现在，国内的大气候，已经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所以，我便把这三篇本来应该作为一个整体的文章，重新修改补充，加上这篇《前言》和新写的《结束语——困惑的由来和我们的任务》，合起来题为《论当前道德理论上的三大困惑》，公之于世，以应读者的需要，以尽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工作者的责任。荒疏不到之处，或难尽免。但我力求摆脱教条主义的经院哲学、实用主义的庸俗哲学和模棱两可的模糊哲学，以求它能成为引玉之砖，则是真心实意的。

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怎样看 待共产主义道德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道德？这是当前道德问题上的首要困惑。由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不仅远未达到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水平，也远非已经达到马克思当年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水平。所以，肯定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新发展。这个发展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么神奇，而只是对我国当前所处的现阶段，作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不是要离开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为了更稳妥也更加积极地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前进。它的总目标和总的指导思想没有丝毫改变。

道德思想是和政治思想密切联系着的。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指导方针的认识，本质上亦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程政治指导方针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项斗争同共产主义事业关系的认识。因此，前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怎样看待共产主义道德这一困惑的存在，必将影响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确理解，也必将导致在实践中不能准确把握现阶段的改革、开放方针。为此，有必要首先予以澄清。

破除不把共产主义道德看作贯穿 共产主义运动始终的完整体系的误解

长期以来，人们对共产主义道德存在着一个误解，即不把它看

作贯穿于共产主义运动始终的道德体系，而仅仅看成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道德。这本身当然是个认识上的问题。但由此便导致：有人以为共产主义道德只是个遥远的道德理想或理想人格；有人竟否认共产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间有质的联系；有人则干脆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是“左”倾思想，有人则利用这种认识，乘机对共产主义道德横加指摘，施以或明或暗的攻击，企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来代替共产主义的道德观，改变我们对社会道德风气的导向，使我们失去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力。

我们知道，最早用“共产主义道德”一词来概括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道德的是列宁。他在《青年团的任务》中首先提出：“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重点为引者所加）他回答了当时的资产阶级常常责备“我们共产主义者”摈弃一切道德，鲜明地指出“我们”只是摈弃资产阶级宣传意义上的道德，即：僧侣、地主、资产阶级假借上帝名义，为要贯彻他们这些剥削者利益的道德；从同上帝意旨很相似的唯心主义或半唯心主义论调中或从超人类、超阶级的概念中引伸出来的道德。因为这些道德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头脑的手段，而“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他进一步说：“共产主义的道德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重点为引者所加）。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当然已和列宁当年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因而，列宁带有当时时代色彩的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界说，今天看来也就未必便最为精密。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咬文嚼字，不去用当代社会生活进程存在的事实，来要求当年的列宁作出一劳永逸的定义，而是着重于领会其精神实质的话，那末，列宁不把共产

主义道德看成仅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道德，而是看成贯穿于共产主义运动始终的道德体系，应当说是明白无误的。

第一，列宁所说的“我们的道德”，显然是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共产主义者”的道德。这就说明了三层含义：

其一，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者，不仅当时存在而且早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就存在，而当时和以前的苏联社会，显然至少还谈不上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列宁没有把共产主义道德专指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道德的意思，是一清二楚的。

其二，列宁把共产主义者的道德同僧侣、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对立起来，同“从唯心主义或半唯心主义论调中或从超人类、超阶级的概念中引伸出来的道德”区别开来，宣布这些道德是为“我们共产主义者”所“摈弃”的道德，这就明确地表明，他所指的共产主义道德是在这些道德体系之外、与这些道德体系相对立的一种独立的道德体系，也是一清二楚的。

其三，列宁既然把共产主义道德规定为共产主义者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们的道德，显然绝未把与列宁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环境的一切层次的人们的道德包括在内；当然更未把同敌视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道德，未把那些阻碍共产主义事业进展和已经腐朽了但尚未绝迹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体系包括在内；同时并未否认这些层次的人们还另有不同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各自的道德，并未表示共产主义道德已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中一统天下。因此也足以说明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中只是居于高层次的一种独立的道德体系，而在共产主义道德之外其他各种层次道德的存在以至存在敌对的道德体系，并没有什么奇怪。

第二，列宁说“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又说“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就是共产主义道德基础”。显然，所谓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即指无产阶级实现其

历史使命——共产主义运动全部过程的利益。包括：夺取政权前保证同敌对阶级斗争的胜利；取得政权后保证各个建设阶段战略和策略任务的实现；当然也包括实现了无产阶级全部历史使命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维护全人类的利益和正常秩序。每进入一个新阶段，自必有新的情况需要提出新的道德要求，又都需保证朝着完成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方向前进。因此，共产主义道德作为一个道德体系并不妨碍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和表现形式。这些不同的要求和表现形式，正是其基本原则的具体化。或者说，正是共产主义道德在当时具体条件下的实事求是的实施，是共产主义者在当时社会阶段中用以进行社会导向的指导方针。

既然共产主义道德就是共产主义者的道德，那末，

一、共产主义者必须信奉、遵循共产主义道德便是理所当然的。决不能说，只准他们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信奉和遵循共产主义道德，否则便是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倾错误。

二、既然共产主义道德是从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那末，凡属信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以有利或有害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当前和长远利益作为行为评价标准，也就理所当然应当鼓励的，决不应反而因此责备或嘲弄他们。

三、共产主义是亿万群众的事业，共产主义者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就得在全部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唤起群众的觉悟，用共产主义道德去影响和教育他们，同样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采用强加于人的粗暴的办法，就不能禁约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和提倡。恰恰相反，当一个人宣布他不再信奉共产主义道德，不敢再理直气壮地宣传和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时，他也就实际上宣布自己不再是个共产主义者了。同样的道理，一切借口现实的道德状况，要求共产主义者放弃共产主义道德宣传教育的人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在思想认识上的妥协投降。

既然共产主义事业从开始到最后完成是一个运动的全过程，